

御書

詩源辯體卷三十三

五代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五代爲唐之閏餘。其間戎馬動勦。文章否極。然其作者亦不乏人。張泌無全集。僅才調集。及鼓吹品彙。所錄二十餘篇而已。其七言古一篇。乃詩餘之調也。七言律如千里暮烟愁不盡。一川秋草思無窮。一曲晚烟浮渭水。半橋斜日照咸陽。雞唱未沉函谷月。鴈聲新度灞陵烟。千里晚霞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溪風送雨過秋寺。澗石驚瀧落夜潭。等句。亦晚唐俊調。至暖風芳草。風透疎簾。二篇。則亦輕浮纖巧矣。

言源辨骨 卷三十三
五代詩有集傳者。惟李建勳一人。建勳集二卷。五七言律為多。入錄者亦小有致。以全集觀。在李山甫羅隱之上。伍喬七言律入錄者亦小有致。胡元瑞云。伍喬詩一卷。僅七言律二十首。蓋類書抄合者。

蜀王孟昶花蕊夫人有七言絕宮詞一百首。其詞本於王建。大約以全集觀。王語不雅馴。而花蕊時近淺雅。王平甫云。花蕊宮詞三十二首。王恭簡續成都集。纔二十八首。則百篇之中。或有偽撰者。已上平甫語後見彤管遺編百首。與本集多不同。故知偽撰者實多。今總錄一十三首。以備一家。

李建勳五言律如杉松新夏後。雨雹夜禪中。池映春篁

老。簷垂夏果香。晚果經秋赤。寒蔬近社青。地爐僧

坐煖。山枿火聲肥。七言律如人歸遠岫。踈鐘後。雪打

高杉古屋前。雲暗半空藏萬仞。雪迷雙瀑在中峯。

伍喬七言律如怪石夜光寒射燭。老杉秋韻冷和鐘。

鶴和雲影宿高木。人帶月光登古壇。夢迴月夜蟲吟

壁。病起茅齋藥滿瓢。古琴帶月音聲正。山果經霜氣

味全。及詩藪所載劉昭禹。神清峯頂立。衣冷瀑邊吟。

卞震雨壁長秋菌。風枝落病蟬。曹崧鹿眠荒圃寒

蕪白。鴉噪殘陽敗葉飛。廖凝風清竹閣留僧話。雨濕

言源辨體 卷三十三
定本
莎庭放吏衙。等句。皆清新峭拔。另為一種。究其所自。乃賈島。張王之餘。至宋劉後村。益加工美矣。今後生所尚實不出此。顧乃高自夸大。意謂千古絕調。薄初盛而不為。不知乃古人久棄之唾餘也。

詩源辨體卷三十四

總論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予作辨體一書。其源流正變。消長盛衰。乃古今理勢之自然。初未敢以私智立異說也。子張問十世可知乎。孔子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蓋亦識理勢之自然耳。

予作辨體一書。乃大中至正之門戶。然苟非深造之士。必未學者而後可與言。苟非上智之資。必質魯者而後可與入。曲學淺智之士。恐偏執自信。未肯捨己從人耳。林

言淵精骨 卷三四
宜父工繪事。人問畫可學否。曰。未學者乃易學。嘗學者
不易學也。予深有味乎其言。

學者聞見廣博。則識見精深。苟能於三百篇而下。一一參
究。并取前人議論。一一紬繹。則正變自分。高下自見矣。
今之學者。聞予數貶古人。輒相詆訾。雖其質性之庸。亦
是其聞見不廣。故也。譬之學書者。識見不廣。偶見一帖
可意。遂終身篤好。不復向上尋覓。便是井蛙夏蟲耳。試
於古篆秦隸而下。一一究心。則知古人千品萬彙。高下
不齊。一肢半體。未足以繫其全也。

予作辯體。自謂有功於詩道者六。論三百篇以至晚唐。而
先述其源流。序其正變。一也。論周南召南。以至邶鄘諸
國。而謂其皆出乎性情之正。二也。論漢魏五言。而先其
體製。三也。論初盛唐古詩。而辯其純雜。四也。論漢魏五
言。而無造詣深淺之階。五也。論初盛唐律詩。而有正宗
入聖之分。六也。知我者在此。而罪我者亦在此也。

不讀三百篇。不可以讀漢魏。不讀漢魏。不可以讀唐詩。嘗
觀論漢魏五言者。多不先其體製。由不讀三百篇也。又
觀選唐人五言古。多不辨其純雜。由不讀漢魏也。故諸
家論詩選詩。於五七言律。十得其五。於七言古。十得其
三。於五言古。十不得一也。

言源辨體 卷三十四
學漢魏而不讀三百篇猶木之無根。學唐人而不讀漢魏猶枝之無幹。乃至後生初學專讀近代之詩并不識唐詩面目。此猶花葉之無枝。將朝榮而夕萎矣。

予嘗謂學詩者必先讀三百篇楚騷漢魏五言及古樂府次及李杜五七言古歌行以至初盛唐之律如今人誦習經書者姑不必求其旨趣誦讀之久詳予論說自能有得。否則學律既久習於聲韻熟於俳偶而於古終不能入矣。滄浪謂工夫須從上做下得之。

讀古詩如飲醇酒能飲者其醇醜自別不能飲者但時時強飲久之其醜者亦自能別矣。學詩者苟先讀三百篇

楚騷漢魏五言及古樂府次及李杜五七言古歌行以至初盛唐之律久之則於六朝晚唐亦自能別矣。

趙凡夫云學詩必從風雅騷賦此端本之法也。呂氏謂必如此使初學方得見古人彼時正難得見也。此只積材之項耳。又云學識至開眼後然後可以讀卑下之文三人我師無不可者若未開眼而讀此等詩文鮮不為其中者矣。故予此編六朝晚唐以及元和之詩非先讀三百篇漢魏初盛唐詩未可遽讀也。

李獻吉自序其詩大抵由唐人律詩進而為李杜歌行又進而為六朝又進而為漢魏又進而為賦騷琴操古歌

詩源辨骨 卷三四
四言予謂學李杜由高岑諸公而進。此升堂入室之次第。學漢魏由六朝而進。則謬甚矣。漢魏六朝由天成以變至作用。由雕刻以變至綺靡。學者必先有得於漢魏時。或降格而為六朝。乃易為力。苟先習於六朝而欲上為漢魏。豈易能乎。元瑞謂骨格既定。然後沿迴阮左以窮其趣。頡頏陸謝以采其華。是也。且徒以世代之先後而欲以六朝加於李杜。是猶以殷之末世加於周之盛時也。獻吉之進於詩也如此。故其歌行雖勝。而為漢魏諸詩遠遜于鱗耳。

詩文雖與國運同其盛衰。然必盛於始興。衰於末造。故古詩必合漢魏六朝以為盛衰。唐律則以初盛中晚為盛衰也。胡元瑞云。五言盛於漢。暢於魏。衰於晉宋。亡於齊梁。故以古而論。則晉宋而下。古體既亡。雕刻日繁。而綺靡漸出。本不得與李杜爭衡。以律而論。亦不當以唐與六朝並言也。李獻吉自序其詩。由李杜進為六朝。則於盛衰正變果何辨也。後宗六朝。初唐皆自獻吉始。

或問讀詩固宜先古而學詩。則古律孰先。曰。詩先有古而後入律。法宜先古。但後人自幼便習聲律。而律復有成法可循。則又宜先律。亦猶書先有篆。而學書者必先楷。舉業先有策論。而學舉業者必先時義耳。王敬美云。初

言流精骨 卷三十四 定本
學輩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皇甫子循云。近體難工。而鮮叛。選體似易而實難。尤爲絕論。

或言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各有所至。未易優劣。予曰不然。三百篇而下。惟漢魏古詩盛唐律詩李杜古詩歌行各造其極。次則淵明元結韋柳韓白諸公各有所至。他如漢魏以至齊梁初盛以至中晚。乃流而日卑。變而日降。其氣運消長。文運盛衰。正當以此別之。苟爲無別。則齊梁可並漢魏。而中晚可並初盛也。詩道於是爲不明矣。

矣。

予作辯體於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既詳論之矣。而於元和諸公。以至王杜皮陸亦皆反覆懇至。深切著明。正欲分別正變。使人知所趨向耳。宋朝諸公非無才力。而終不免於元和西崑之流。蓋徒取快意一時。而不識正變之體。故也。嚴滄浪云。作詩正須辯盡諸家。體製然後不爲旁門所惑。今人作詩。差入門戶者。正以體製莫辯也。

已上五句
皆滄浪語

學者以識爲主。以才力輔之。初盛唐諸公。識見皆同。輔之以才力。故無不臻於正。元和晚唐諸子。識見各異。而專

任才力。故無不流於變。嘗聞之先君云。嘉靖間考試時。義諸負文望者。咸私決其等第。十不失一。今則上下各從所好矣。蓋盛世尚同。而衰世尚異。亦理勢之自然耳。今之爲詩者。非無才力。而人各有心。以至於不可揣識。斯又元和晚唐之下也。

學者以識爲主。則有階級可循。而無顛躓之患。今之學者。或先平正而後詭誕。或先藻麗而墮庸劣。蓋識見不足。以詭誕爲新奇。以庸劣爲本色耳。釋慧秀詩。初年稍見藻麗。晚歲遂墮庸劣。正是識見不足故也。

學者以識爲主。其功夫才質不可偏廢。有功夫而無才質。則拙刻遲鈍。而不能窺神聖之域。有才質而無功夫。則少年才俊。往往發其英華。騁其麗藻。晚年才盡。則醜陋盡彰。支離百出矣。書畫亦然。

學者以識爲主。造詣日深。則識見益廣矣。今或有爲古人所恐者。有爲盛名所恐者。有爲豪縱所恐者。有爲詭誕所恐者。皆造詣不深。而識見不廣故也。如初盛唐諸公。已自妍媸不同。大曆而後。益多庸劣。今例以古人之詩。而不敢議。此爲古人所恐也。如李獻吉律詩。入選者。誠足上配古人。其餘鹵莽多不足觀。今但以獻吉之詩。而不敢議。此爲盛名所恐也。至若才力豪縱者。頃刻千言。

漫無紀律。資性詭誕者。怪險蹶起。而蹊徑轉紆。初學觀
 之。震心眩目。俛首受屈。此為豪縱詭誕所恐也。苟造詣
 日深。識見益廣。則精粗自分。好醜自別。即李杜全集。瑕
 疵莫掩。况他人乎。

胡元瑞云。自信陽有筏喻。何仲默信陽人筏喻見後後生秀敏。喜慕名

高信心。縱筆動欲自開堂奧。自立門戶。詰之。輒大言三
 百篇。出自何典。此殊為風雅累。國風雅頌。質合神明。體
 符造化。猶夫上棟下宇。理出自然。此道既開。後之作者。
 即離朱墨翟。奚容措手。故四言未興。則三百啓其源。五
 言首創。則十九詣其極。歌行甫遭。則李杜為之冠。近體

大暢。則開寶擅其宗。盛唐而後。樂選律絕。種種具備。無
 復堂奧。可開門戶。可立古。惟獨造。我則兼工。集其大成。
 何忝名世。上下千餘年間。豈乏索隱弔詭之徒。趨異厭
 常之輩。大要源流既乏。蹊徑多紆。徒能鼓聲譽於時流。
 焉足為有無於來世。愚按諸家論詩。絀一漏萬。元瑞此
 論。一舉而備。真後生龜鑒也。

今人作詩。不欲取法古人。直欲自開堂奧。自立門戶。志誠
 遠矣。但於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果能參得透徹醞釀
 成家。為一代作者。孰為不可。否則愈趨愈遠。茫無所得。
 如學書者。初不識鍾王諸子面目。輒欲自成家法。終莫

知所抵至矣。况自漢魏以至晚唐。其正者。堂奧固已備。開變者。門戶亦已盡立。卽欲自開一堂。自立一戶。有能出古人範圍乎。故與其同歸於變。不若同歸於正耳。試觀獻吉于鱗。雖才高一世。終不能自闢堂戶。今之學者。才力僅爾。輒欲以作者自負。多見其不知量也。

學者於詩。或欲爲六朝晚唐。其失爲卑。爲錦囊西崑。其失爲偏。又有但爭一字之巧。一句之奇。以新耳目。初不知有六朝晚唐。亦不知有錦囊西崑也。則其失爲野矣。或曰。漢魏初盛。自不必學。六朝晚唐。錦囊西崑亦已有之。不若因時趨變。足快一時耳。予曰。子不見器用與冠服。

乎。三歲而更新。十歲而易製。再更再易。而新者復故矣。大曆諸公。而律始變焉。元和開成。唐末。而又變焉。至宋而又再變焉。再變之後。而神奇復化爲臭腐矣。然後之論律詩者。宗初盛唐耶。宗大曆元和開成唐末耶。宗宋人耶。故作者。但能神情融洽。出自胸臆。觀者自能鼓舞。固不必創新立異。以爲高耳。譬之於人。鬚眉口鼻皆同。而丰神意態不一。豈必鬚眉變相。口鼻異生。始爲絕類乎。試以予說求之。其惑自祛矣。

今之學者。於詩志尚奇僻。蓋欲悅一時之耳目。不顧後世一定論若何耳。予嘗謂學者。古之爲律。初盛唐諸公若此。

言源辨體 卷三十四
李何及七子得名若此。子獨爲奇僻。將必盡廢。初盛唐諸公。及李何七子。乃可立名。吾恐初盛唐諸公。李何七子。終不能廢也。非心勞而日拙耶。

古詩至於漢魏律詩至於盛唐。其體制聲調已爲極至。更有他途。便是下乘小道。故國朝人取法古人。法其體

製聲調而已。非掩取剽竊之謂也。李獻吉駁何仲默書

云。假令僕竊古意。盜古形。剪裁古辭。以爲文。謂之影子。

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辭。尺寸古法

只是守法度而不遺之意。若必摹倣古格。則又盜古形矣。猶班圓倕之圓。倕方班

之方。而倕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袁中郎大譏

國朝人取法古人。故其爲詩恣意奇詭。使繼中郎者更爲中郎。則亦爲盜襲。若更爲奇詭。則必舉世鬼魅而後已耳。且試以理勢度之。千載而下。果能廢獻吉而崇中郎。則予不敢措一喙矣。

李獻吉答周子書云。一二輕俊。謂法古者爲蹈襲。式往者爲影子。信口落筆者。爲泯其比擬之跡。而後進之士。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乃卽附唱答響。風成俗變。莫可遏止。而古之學廢矣。姪國泰謂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一語說盡中郎一輩人心事。

鄒彥吉蕉雪林詩序云。近世有楚中郎氏出。中郎楚人思以其

言倡導天下。使天下尸祝之。而自度其力不能為古。又度人之力不盡能為古。又思即自能為古。可以主盟矣。而李何之後。復一李何。何以超于世。而稱非常之業。則悍然為之說曰。盛唐無詩。即漢魏亦無詩。詩獨蘇長公耳。此說行。而後進之士。無所知識。以為至語。轉相傳效。不能為古者。既便而趨其中。即能為古者。亦誘而入其內。諸童謠。方諺。市談。巷說。皆歸不律。夫擬漢魏而失之。如塑像衣冠。而不得其似。尚為木會擬長公。而失之。猶刻形樵牧。而無所彷彿。將為芻狗。酷哉中郎氏之禍天下也。愚按彥吉言不能為古者。既便而趨其中。即獻吉悅其易從。憚其難趨也。

有宗中郎而詆予者曰。詩在境會之偶諧。即作者亦不自知。先一刻迎之不來。後一刻追之已逝。予謂此論妙絕。在唐正是孟襄陽。崔司勳境界。然苟不先乎規矩。則野狐外道矣。規矩者。體製聲調之謂也。與浩然論中王又士源一則參看

曰。生人者。天機所動。忽然而成。安能裁穠纖。按脩短。一中度。然後出哉。予謂天之生人。誠不能一一中度。苟取人而不中度。則嫫母可並乎西施矣。作詩猶生人也。論詩猶取人也。予嘗以詩示人。其人曰。君詩得意者。大似唐人。斯實寓刺。予謂此即中郎意也。若予盜襲唐人。

為詩不可。若謂體製聲調必離唐人始可稱詩。予弗敢從。

或問詩與書畫一也。學書者摹倣古人。謂之書家奴。學詩者。烏得亦冒此名耶。曰。詩無象。而書畫有形。有形者易於似。無象者難於似也。今觀獻吉昌穀五言律。仲默五七言律。體製聲調靡不唐也。而命意措辭。則已出也。若并變其體製聲調而為詩。則野狐外道矣。今學書者。點畫鍾王也。結構鍾王也。何者。為已出。烏得為非襲乎。故國朝書家多變。而詩則未嘗變也。畫則在詩書之間矣。詩與文章正變一也。宋至和嘉祐間。場屋舉子為文。尚奇

澀。讀或不成句。歐陽公既知貢舉。凡文涉雕刻者皆黜之。及放榜。乃得蘇子瞻第二。子由及曾子固亦在選中。一時有聲者皆不錄。士論洶洶。然迄今六百年來。世傳文章。惟歐蘇子由子固而已。當時雕刻者安在耶。乃知詩文千古之業。斷不可要譽一時也。

先進後進。趨尚不同。大都皆由矯枉之過。成化以還。詩歌頗為率易。獻吉仲默昌穀矯之。為杜為唐。彬彬盛矣。下逮于鱗。古倣漢魏律法。初唐愈工。愈精。然終不能無疑者。乃於古詩樂府。悉力擬之。靡有遺什。律詩多雜長語。二十篇而外。不柰雷同。於是中郎繼起。恣意相敵。凡稍

詩源辨體 卷三十四
爲近古者。靡不指擊。海內翕然宗之。詩道至此爲大厄矣。黃錫余謂世有于鱗。必有中郎。亦甚有見也。

論道當嚴。取人當恕。予之論漢魏六朝初盛中晚唐詩。其等第高下。皆千古定論。然今之作者。無論古爲太康律。爲大曆。苟非怪惡。卽齊梁晚唐。亦有可取。譬如論孔門諸弟。以至漢唐諸儒。苟無甄別。是爲無識。若必孔孟而後足取。斯亦難矣。今之務華趨靡者。聞予數貶古人。輒相詆訾。旣不識論道之體。若以漢魏初盛而外。一無足取。則亦非取人之恕也。

盛世之士。才多老成。季世之士。才多華靡。今之喜老成者。或欲於後生華靡。驟加裁抑。則機鋒一挫。終無起發矣。莊子云。彼且爲嬰兒。亦與之爲嬰兒。彼且爲無町畦。亦與之爲無町畦。達之入於無疵。此論可爲詩教。惟王杜皮陸怪惡。必不可墮落耳。

凡學詩。當取古人所長。濟已之短。乃爲善學。所謂取諸人。以爲善。是也。如已不能馳騁。當盡力學古人馳騁。已不能渾涵。當盡力學古人渾涵。以至古雅高華和平閒遠。莫不皆然。今之學詩者。已不能馳騁。遂謂詩不必馳騁。已不能渾涵。遂謂詩不必渾涵。則自護其短。終不能上達古人矣。嘗見一友學書。多蓄古帖。凡點畫稍類已者。

卽以朱筆圈出此欲古人從已非已學古人也。

歐陽公云非詩能窮人窮者而後工愚謂窮者兼貧賤而無顯譽者言也富貴之人經營應接無晷刻之暇其於詩不能工人皆知之至若富貴者篇章始成諂諛之人交口稱譽有顯譽者一言偶出信耳之人同聲應合苟非虛已受益鮮不爲其所惑此人未易知也惟貧賤無顯譽之人人得指其瑕疵造詣未成則困心橫慮日就月將無虛聲而有實得是以窮者多工耳此予身試而實驗者

古今人論詩論字不如論句論句不如論篇論篇不如論人論人不如論代晚唐宋元諸人論詩多論字論句至論篇論人者寡矣况論代乎予之論詩多論代論人至論篇論句者寡矣况論字乎各卷中雖多引篇摘句實論一代之體或一人之體也

詩有本末體氣本也字句末也本可以兼末末不可以兼本予少學古詩於漢魏主體於李杜主氣故於元嘉以後之詩多所不喜而於唐人以律爲古者尤所痛疾大本旣立旁及支末則凡六朝唐人所稱佳句多有可取而於後人所謂詩眼者亦間有可述今之學者專心於字法詩眼於古人所稱佳句已不能識又安知有體氣

耶。

唐人律詩鍊格鍊句鍊字皆無跡可求。今人以新巧奇特為工。則多見斧鑿痕矣。歐陽公詩話云。陳舍人得杜集舊本。其送蔡都尉詩。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與數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下。後得善本。乃是過字。陳公歎服。以為雖一字。諸君亦莫能到。舍人之言雖善。恐非所以論杜。杜另為一源。見盛唐總論。孟浩然詩。待至重陽日。還來就菊花。一本脫一就字。觀者亦同。今以二詩原句觀之。初不見其有異。至脫一字。而人莫能擬。始見古人功力深微。非後人所及也。其鍊格鍊句亦然。

唐人律詩以興象為主。以風神為宗。至其結撰所成。豈能一一不類。但非有意相竊。即是已物。世傳詩話謂某人之句出於某人。頗多謬妄。譬之人面。一邑之中。每多相肖。若必指某人為某人之子。則瀆亂斯甚矣。

予之論詩。實足為今人藥石。試觀今人病源。必有宜予之藥石者。苟藥與病投。讀之必忍然汗下。便是邪氣始散耳。若能於此時時防患。使邪氣不入。則終身無疾。或邪氣始散。正氣未萌。仍復縱心所欲。以藥石為患。則邪氣復入。不能更治矣。

詩道興衰與國運相若。大抵國運初興。政必寬大。變而為

苛細則衰再變而為深刻則亡矣。今人讀史傳必明於治亂讀古詩則昧於興衰者實以未嘗講究故也。故予編三百篇楚騷漢魏六朝唐人詩類溫公遺鑑論三百篇楚騷漢魏六朝唐人詩類溫公歷年圖論學者苟能熟讀而深究之則詩道之興衰見矣。

詩體之變與書體大畧相類。三百篇古篆也。蒼頡書自黃帝至三代其

文不改漢魏古詩大篆也。周史元嘉顏謝之詩隸書也。沈

宋律詩楷書也。初唐歌行章草也。李杜歌行大草也。盛

唐諸公近體不拘律法者行書也。元和諸公之詩則蘇

黃米蔡之流也。

詩與舉業大畧亦相類。古詩如策論律詩如經書文盛唐

古律兼工。晚唐則工於律而古詩亡矣。國朝成弘正

靖間策論經書文兼工。今則工於經書文而策論亦亡

矣。然盛唐古詩已不及漢魏。向言漢魏李杜各極其至

唐不及漢魏乃風氣實有降也與論漢而國朝成弘

正靖間策論亦不及唐宋。晚唐律詩遠於盛唐。而今之

經書文亦遠於成弘正靖間矣。或曰。今試為成弘正靖

間文。子能必其中式否耶。曰。舉業以取科第。蓋有不得

不從時者。詩賦為千秋之業。寧能捨高遠而趨卑近乎。

詩與經書文復有不同。經書文名為帖括。有定旨。亦有定

格詩名為散作。無定旨。亦無定製。故經書文惟沉思默運。始能中的。詩必幽閒放曠。乃能超越耳。試觀今人場

屋之文多傳。

謂流傳一時非流傳後世也

而唐人試作傳者。惟祖詠

終南望餘雪。錢起湘靈鼓瑟。二篇。此外如王昌齡四時

調玉燭云。祥光長赫矣。佳號得溫其。孟浩然騏驥長鳴

云。逐逐懷良馭。蕭蕭顧樂鳴。錢起巨魚縱大壑云。方快

吞舟意。尤殊在藻嬉。李商隱桃李無言云。天桃花正發

穠。李蕊方繁。較平生所作。逐為霄壤。

或言唐以詩賦取士。故其詩獨工。愚按唐雖以詩賦取士

然但備制舉之一。亦猶今之表判耳。然又皆有程墨牽

束。故中選者悉非佳製。試觀李杜。及韋應物諸名家。多

不由於科目也。然唐詩之所以獨工者。蓋由齊梁漸入

於律。至唐而諸體具備。其理勢宜工。唐既盛極。至元和

宋人。其理勢自應入變耳。

詩源辯體卷三十五

總論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詩可作不可選可選不可言夫淺深精粗隨所造而就焉
可作也而選則未易能也然苟有中正之識則凡漢魏
初盛唐雅正之詩或可選也若夫言詩得其中者必遺
其偏明於正者多昧於變能於三百篇漢魏六朝初盛
中晚唐各得其正變而論之者鮮矣况能於淵明元結
韋柳元和諸公各極其至而論之耶善乎江文通之論
曰世之諸賢各滯所迷莫不論甘而忘辛好丹而非素
豈所謂通方廣恕好遠兼愛者哉斯可與言詩矣

世傳魏文帝詩格其淺稚卑鄙無論乃至竊沈約八病之說又引齊梁詩句爲法蓋村學盲師所爲不足辯也一沈約論詩有八病之說鍾嶸皎然滄浪元美已嘗詆之不必致辯然此乃變律之漸無足怪也

劉勰文心雕龍序述大畧得其要領

鍾嶸詩品以三品定士其上品無愧下品獨屈曹公惟中品多可上下者其言陳思爲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爲輔陸機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爲輔謝客爲元嘉之雄顏延年爲輔乃當時衆論所同非一人私見也至論源流所自率多謬誤元美元瑞亦嘗詆之惟言古詩曹植其

源出於國風陸機靈運其源出於陳思爲不謬耳

鍾嶸與王融謝朓沈約同時而論詩不爲所惑良可宗尚其論三子云曹劉陸謝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者異矣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間里已甚云云此論堪爲吐氣

世傳上官儀李嶠王昌齡各有詩格昌齡又有詩中密旨白居易有金針集又有文苑詩格賈島有二南密旨淺稚卑鄙俱屬僞撰予曩時各有辯論以今觀之不直一

言沈氏骨 卷三十五
笑蓋當時上官儀李嶠王昌齡白居易俱有盛名而賈
島爲詩晚唐人亦多慕之故僞撰者託之耳亦猶今世
刻詩學大成託名李攀龍也宋人言之而有未盡今更
一詳之

詩道不明久矣李杜二公知之而弗言他人言之而弗知
一此詩道之所以不明也雖然二公之意可見也子美於
一五言古推薛稷陝郊篇太白於七言律愛崔顥黃鶴樓
一蓋五言古至初唐古律混淆薛稷陝郊篇聲既盡純而
一調復雄渾初唐五言古無足與比崔顥黃鶴樓興趣所
到形跡俱融爲唐人七言律第一卽二公之意推之其

所尚可知矣。

皎然詩式有百葉芙蓉菡萏照水例龍行虎步氣逸情高
例寒松病枝風擺半折例率皆穿鑿附會又有不用事
作用事直用事等格其所引詩句亦多謬妄大抵皆論
句不論體故多稱齊梁而抑大曆耳

司空圖論詩有梅止於酸二十四字

見盛唐總論

得唐人精髓

其論王摩詰韓退之元白正變各得其當

見諸家論中

遠勝

皎然詩式東坡元瑞皆稱服之

齊已有風騷旨格虛中有流類手鑑文或亦有詩格齊已
十勢之說倣於皎然虛中倣於二南密旨文或十勢又

倣於齊已。大抵皆穿鑿淺稚。互相剽竊。桂林詩評畧言大體較前三家稍為有見。中有象外句格。當句對格。當字對格。十字句格。十字對格。雖非本要。未為穿鑿。又有假色對格。假數對格。盤古格。騰驤格。則又穿鑿鄙陋矣。徐寅。徐衍。李慮。徐生。王夢簡。王叡。王玄。論詩俱屬卑鄙。徐寅多出齊已。王玄引韓熙載。廖融詩。蓋五代時人。按齊已詩。於晚唐最下。餘十人亦無聞。其論應爾。不必致辯。宋梅堯臣有續金針詩格。又有梅氏詩評。亦屬偽撰。宋人詩話種種不能殫述。然率多紀事。間雜他議論。無益詩道。

東坡論詩散見其集中。而獨得之見為多。予最愛其書王

子思集後云。蘇李之天成。曹劉之自得。陶謝之超然。陶謝

並論詳辯淵明論中蓋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偉絕世之

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

少衰矣。此語簡而盡。曲而當。既云李杜凌跨百代。古今

詩人盡廢。又云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有斟酌

有權變。而後世論李杜者。皆弗及也。與漢魏論第十五則參看宋元

國朝人多類次舊說。然皆淺稚卑鄙。東坡諸公之論。不

少槩見。惜哉。

敖器之評詩。自魏武而下。人各數語。其評陶彭澤。鮑明遠

李太白。王右丞。韋蘇州。柳子厚。韓退之。白樂天。孟東野。李義山。正變各得其當。則似有兼識者。元美。元瑞。雖極淵源。然於淵明。韋柳。已不能知。至於韓白諸子。則管然矣。

劉後村詩話。與諸家稍異。中雖亦紀事。間雜他議論。然亦有關於詩教。但其論。卑者仍為宋人。高者得於影響。至其尊蘇卑黃。其意見。超宋諸家一等。

嚴滄浪論詩。有詩辯。詩體。詩法。詩評。考證等目。唐宋人論詩。至此方是卓識。其拈出妙悟興趣二項。從古未有人道。胡元瑞云。宋以來評詩。不下數十家。皆吟嚙語耳。刻

除荆棘。獨探上乘者一人。嚴儀卿氏。滄浪字儀卿。已上元瑞語。近編

名家詩法。止錄其詩體。而諸論畧附數則。其精言美語。刪削殆盡。良可深恨。

滄浪論詩之法有五。一曰體製。二曰格力。予得之以論漢魏。三曰氣象。予得之以論初唐。四曰興趣。予得之以論盛唐。五曰音節。則予得之以槩論唐律也。

滄浪論詩。與予千古一轍。然今人於滄浪。不復致疑。而於予。不能無惑者。蓋滄浪之說渾淪。而予之說詳懇。滄浪云。論詩如論禪。漢魏盛唐第一義也。大曆以還。小乘禪也。已落第二義矣。晚唐則聲聞辟支果也。聲聞辟支果。即小乘禪滄

浪誤此論孰敢不從。若予詳論漢魏盛唐之妙。既非今人之所能知。至論大曆晚唐之病。尤世人之所惡聽。此猶諱疾忌醫。而徒慕和扁也。

古今論詩者。往往有絕到之語。及觀其取捨。考其制作。每多與議論不合。蓋其說本是據理揣摩。初未有真得也。滄浪云。詩道惟在妙悟。又云。盛唐諸人。惟在興趣。故於孟浩然。取其妙悟。於崔顥黃鶴樓。稱爲唐人。七言律第一。是其取捨相合也。又言學者以盛唐爲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故其詩悉出盛唐。而樂府歌行。又似太白。是其制作相合也。故古今論詩者。不得不以滄浪爲

第一

滄浪論詩。獨爲詣極者。匪直識見超越。學力精深。亦由晚唐宋人。變亂斯極。鑒戒大備耳。正猶孟子一書。發憤於戰國也。

魏醇甫王屑。阮宏休。總龜。皆類次舊說。實無已見。然純駁不齊。雅俗相混。而總龜則直詩話耳。

詩林廣記撮要。所編唐宋諸人而外。冠以淵明。每人先輯諸家評論。係之以詩。中亦多紀事。間雜他議論。亦猶宋人詩話耳。且初唐王楊盧駱。陳杜沈宋。及盛唐高岑諸公。皆不及之。而晚唐杜荀鶴。薛能。王駕。王播。反多采錄。

其淺陋不足辯矣。俞仲蔚復稍損益。加以漢魏六朝。題曰名賢詩評。以為已書。正可謂鈍賊耳。疑亦假託

歷代詩體。題曰江湖詩社聚編。不知出於何時。其首卷詩。誤采沈休文八病。上官儀六對。及李慮徐生之法。卑鄙無足致辯。次述詩體。取滄浪詩體而增益之。其采諸家詩。漢魏晉人止一篇。淵明而後。篇什稍多。而實非本相。每人畧摘前人評語。而畧無已見。蓋道聽而塗說耳。觀其所采。稱宋朝而不及元。故知是書出於元初也。

陳繹曾詩譜二卷。予搜訪有年。近見於馮珣詩紀別集。然止論三百篇。楚騷。漢魏六朝。唐人以下。評論未見。周詩

自周南至商頌。其論近經生家言。自離騷至江淹。得其大體。寡心得之語。然亦有全不相類者。其言東都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意。卷中惟此論最妙。前人未嘗道破。至言凡讀三百篇。要會其情。不足。性有餘。處情不足。故寓之景。性有餘。故見乎情。此謂國風出於詩人之美刺也。見乎情。謂美刺者之情。又言齊梁以下。七言乃多古製。韻度猶出盛唐人上一等。則謬甚矣。

楊仲弘論詩。止言大體。便有可觀。其論五七言古。似亦有得。至論律詩。於登臨贈別。詠物讚美。而云起句合如何。二聯三聯合如何。結語合如何。則又近於舉業程課矣。

詩源辨體 卷三十五
李西涯云律詩起承轉合。不爲無法。但不可泥。泥於法而爲之。則撐拄對待。四方八角。無圓活生動之意。深得之矣。

范德機木天禁語論七言律有十三格。謂一字血脉。二字貫穿。三字棟梁。數字連敘。中斷。鈎鑠連環。順流直下。雙拋。單拋。內剝。外剝。前散。後散。其所引詩。率皆穿鑿淺稚。又云。用字琢對之法。先須作三字對。或四字對。然後粧排成句。不可逐句思量。其淺陋爲甚。僞撰無疑。又有詩學禁鑿論。七言律有十五格。其所引詩。多晚唐庸劣之作。亦僞撰也。觀下傳與礪述德機之意。爲正論。則二書

之僞可知

傳與礪詩法正論。述范德機之意而作。首言詩權輿於擊壤康衢。演迤於卿雲南風。制作於國風雅頌。次言國風雅頌歌行引吟謠曲之體。又次言蘇李五言及魏晉以來之詩。而并引德機之語。庶得其大體矣。其言唐人以詩爲詩。主達情性於三百篇。爲近宋人以文爲詩。主立議論於三百篇。爲遠甚當。又言達情性者。國風之餘立議論者。雅頌之變。未易優劣。則正變不分。烏在其爲正論乎。又言作詩成法。有起承轉合。起處要平直。承處要春容。謂李杜歌行皆然。則謬戾甚矣。

言波辨骨 卷三五
揭曼碩論詩有五事。一曰詩本二曰詩資三曰詩體四曰詩味五曰詩妙。謂養性以立詩本。讀書以厚詩資。識詩體於源委。正變之餘。求詩味於鹽梅薑桂之表。運詩妙於神通遊戲之境。可謂得其要領。但中引文中子言。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等語。則近於宋儒理學之談矣。

詩家一指。出於元人。中有十科。四則。二十四品。十科。一曰意。二曰趣。三曰神。四曰情。言作詩。先命意。如構宮室。必法度形制。已備於胸中。始施斤斧。予謂此作文之法也。三百篇之風。漢魏之五言。唐人之律。絕莫不以情為主。

情之所至。卽意之所在。不主情而主意。則尚理求深。必入於元和宋人之流矣。四則。一曰句。二曰字。三曰法。四曰格。又失本末輕重之分。二十四品。以典雅歸揭曼碩。綺麗歸趙松雪。洗鍊清奇歸范德機。其卑淺不足言矣。外篇又竊滄浪諸家之說。而足成之。初學不知。謂滄浪之說。出於一指。不直一笑。

沙中金一書。亦出於元人。其法有實字作眼。響字作眼。拗字作眼。倒字押韻。虛字粧句。流水句。錯綜句。折腰句。句中對。扇對。巧對等。既非本要。又有交股對。借韻對。歇後句等。則又涉於淺雅矣。

或問予。予極詆晚唐宋元人詩法。然則詩無法乎。曰。有。三百篇。漢魏初盛唐之詩。皆法也。自此而變者。遠乎法者也。晚唐宋元諸人所為詩法者。弊法也。由乎此法者。困於法者也。且漢魏六朝體製相懸。初盛中晚氣格亦異。晚唐宋元諸人畧不及之。顧獨於章句之間。搜剔穿鑿。愈深愈遠。詩道至此。不啻掃地矣。

黃澄濟詩學權輿二十二卷。皆類次晚唐宋元人舊說。而多不署其名。其署名者又多謬誤。蓋彼但見纂集之書。初未見全書也。其論以名物為義者。既多穿鑿。如論歌之類是也。與論漢魏樂府五言參看。以字句相尚者。又入細碎。其他卑鄙。

不能一一悉舉。

如以李太白水春雲母碓風掃石楠花。孟浩然厨人具雞黍稚子摘楊梅為借。

對文以日月比君后。雨露比德澤。雷霆比刑威。山河比邦國等。間有一二正論。又與前

後相反。蓋彼但類次舊說。初未有已見也。中錄嚴滄浪論。以嚴滄浪誤為蘇滄浪。故或稱蘇子美。或稱蘇滄浪。

蘇舜欽字子美。號滄浪。

又引陳去非葉少蘊之論。而誤為杜牧之。

尤為可笑。十卷以後。皆錄古人歌詩。然以李杜與韓退之。白樂天馬子才。宋諸公並錄。畧不識正變之體。而註釋又多穿鑿。至以陸龜蒙丈夫非無淚為五言律。杜子美紈袴不餓死為五言排律。蓋亦類次舊編不足辯也。澄濟自序云。成化五年。是編蓋自早歲已嘗著之。以課家塾。

名曰詩學權輿。每患其疎畧未詳。至是重加纂集。頗爲明白。仍其舊名而不改者。良以後先所述。雖有詳畧不同。而其爲初學行遠升高之助。初亦未嘗異也。後水川詩式等書。類次種種。不復致辯。

李賓之懷麓堂詩話首正古律之體。次貶宋人詩法。而獨宗嚴氏。可謂卓識。其所引詩句。雖多鄙拙。勿論也。

李獻吉與何仲默論詩。互相掎擊。何云。佛有筏喻。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李云。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捨之可也。規矩者。方圓之自也。卽欲捨之。烏乎捨。李爲得之。然予謂學者必先造乎規矩。而能馳騁變化於

規矩之中。斯足以盡神聖之妙。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苟初不及乎規矩。而欲馳騁變化。以從心。鮮有不敗矣。今按仲默律詩。悉合規矩。而獻吉歌行。又能馳騁變化於規矩之中。則又不可不知。

徐昌穀談藝錄。總論詩之大體。與作詩大意。中間畧涉三百篇漢魏而已。六朝以下弗論也。然矯枉太過。鮮有得中之論。又其書作於少年。正其詩宗晚季之時。故其言浮而不切。泛而寡要。非實證實悟者。且詞勝而意常窒。所謂隔靴搔癢耳。

皇甫子循解頤新語。踈淺浮漫。且務以儷語爲工。殊無省

詩法源流 卷三十五
發較之談藝錄。不逮遠甚。中載杜子美夜闌更秉燭。誦者瘡已。郭元振久戍人偏老。書之妖滅。及劉希夷年年歲歲句。宋之間欲奪為已作。以土囊壓殺之。直齊東野語耳。

楊用修譚苑醍醐考證多而品隲少。大抵宗六朝。尚西崑。一而昧於正變。觀其所引唐人詩句。則又似全不知詩者。何元朗四友齋叢話首言孔子刪詩。正於六義有關者。又謂世稱盛唐風骨。正是性情六義。誕謬為甚。其他多得於影響。無足省法。

詩法源流一書。乃嘉靖間。王用章取元人論述古人詩。增

廣而成者。古詩采自十九首至陶淵明。共九十九首。律詩采杜子美五言九首。七言四十二首。其所引元人語。

純駁不齊。而畧無已見。後附詩法源流舊序。乃楊仲弘作。仲弘言少從叔父楊文圭遊西蜀。抵成都。遇杜工部

九世孫杜舉。

工部至仲弘時初非九世

求先生所藏詩律。舉言吾鼻

祖審言以詩名。世審言生閑。閑生甫。又以詩鳴。至於今。源流益遠。然甫不傳諸子。而獨於門人吳成。鄒遂。王恭。傳其法。予傳之三子。因以授仲弘。及觀用章所采杜七言律。中有吳氏。鄒氏。王氏所解。而每詩之下。定以篇格之名。蓋詩法源流之始也。此宋人偽撰相欺。而舉不知。

仲弘又深信而傳之。宋元人淺陋。大率類此。或疑仲弘論詩。多有可觀。此序當為偽撰。蓋因文圭曾遊西蜀故

也。當時虞楊范揭俱有盛名。故淺陋者托之耳。虞有杜律虞註

說見元遺山唐詩鼓吹仲弘論見前范德機木天禁語詩學禁巒亦見前并與子美論中古今說杜詩者二則

參看

李于鱗唐詩選序。本非確論。冒伯慶極稱美之。可謂惑矣。

序曰。唐無五言古詩。而有其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

古詩。弗取也。愚按。謂子昂以唐人古詩而為漢魏古詩。

弗取。猶當謂唐人古詩非漢魏古詩。而皆弗取。則非。漢魏

李杜各極其至。見李杜總論。觀其所選唐人五言古僅十四首。而亦

非漢魏之詩。是以唐人古詩皆非漢魏古詩。弗取耳。曰。

七言古。太白縱橫。往往強努之末。太白光燄萬丈。古今

攝伏。不知于鱗視為何物。曰。五言律。排律。諸家槩多佳

句。曰。多佳句。則無佳篇可知。不太罔耶。曰。七言律體。諸

家所難。王維。李頎。頗臻其妙。予意嘉州未可少也。

予嘗謂學詩者。當取古人所長。濟已之短。乃為善學。見前卷

于鱗謂唐無五言古詩。太白七言古。往往強努之末。此

雖意見有偏。亦是已不能騁。而忌人之騁耳。觀其所選

唐人五七言古。是豈足以知唐人。又豈足以知李杜哉。

王元美藝苑卮言。首泛引前人之論。次則自三百篇騷賦

漢魏六朝唐宋。昭代之詩。以及子史文章詞曲書畫。靡不詳論。最為宏博。然志在兼總。故亦互有得失。其論漢魏五言。沈宋律詩。李杜古詩。最為有得。至或以李杜五言古不及靈運。見李杜總論五言古又古律獨推子美。而不及太白盛唐。自是偏見。至盛推同列。而多貶古人。雖曰私衷。亦識有所偏耳。

王敬美秬圃擷餘。首論十九首。及曹子建。次論孟浩然。及國朝徐昌穀。高子業。俱有獨得之見。至論七言絕言言中窾。其他多與乃昆相契。

謝茂秦詩家直說。凡四百十六條。較別刻大同小異。蓋時

有窳易故耳。實悟者十得二三。浮泛者十居七八。間有賞識得失相半。惟言今人作詩。忽立許大意思。束之以句則窘。此內出者有限。所謂辭前意也。或意隨筆生。與不可遏。入乎神化。殊非思慮所及。此外來者無窮。所謂辭後意也。此論妙絕。至因讀李長吉詩。愛其奇古。因以奇古為骨。平和為體。欲取初盛唐合而為一。不知李杜正中之奇。乃可合一。長吉乃詩體大變。安可與初盛唐合一乎。又引孔文谷言。初唐張說張九齡擅其宗。長篇以李嶠沈陰行為第一。近體以張說侍宴隆慶池為第一。憤謬益甚。

言波雜體 卷三五
茂秦好竄易古人詩句。果於自信。如錢仲文送李評事。白
樂天昭君詞。竄之誠當。如岑嘉州健爲作。自不必竄。至
子美少年行。戴叔倫除夜宿石頭驛。皎然啼猿送客。鄭
谷淮上與友人別。不免點金成鐵矣。

胡元瑞詩數自三百篇騷賦漢魏六朝以至唐宋 昭代
之詩靡不詳論。最爲宏博。然冗雜寡緒。內編十得其七。
外編雜編。誇多尙博。可存其半。其論漢魏六朝五言
得其盛衰。論唐人歌行絕句言言破的。惟於唐律化境
往往失之。至盛譽諸先達。則有私意存耳。大抵晚唐宋
元諸人論詩。多失之不及。而國朝昌穀元美時失之

過。惟元瑞庶爲得中。

古今詩賦文章。代日益降。而識見議論。則代日益精。詩賦
文章。代日益降。人自易曉。識見議論。代日益精。則人未
易知也。試觀六朝人論詩。多浮泛迂遠。精切肯綮者。十
得其一。而晚唐宋元。則又穿鑿淺稚矣。滄浪號爲卓識。
而其說渾淪。至元美始爲詳悉。逮乎元瑞。則發窾中窾。
十得其七。繼元瑞而起者。合古今而一貫之。當必有在
也。蓋風氣日衰。故代日益降。研究日深。故代日益精。亦
理勢之自然耳。

論古詩則元瑞詳於元美。元美詳於滄浪。論律詩則元瑞

不如元美。元美不如滄浪。

元瑞不如元美見崔顥第二則論中

李本寧論詩散見其集諸序中其持論多出於正。萬曆壬

子。予詩源稍成。新安吳伯乾為予索本寧序。時本寧僑

居秣陵。賓客旁午。而予又未有重名。公意忽之。

其序云三十年

中余兩度澄江不聞有許伯清隱而好學未及從遊故其文多不相關。且以文中

子劉迅編詩。况予則道途迴別。與凡例第一條參看後湖海諸公

多道及予。公始竟覽予書。悔之。然其集已行。無從更定。

一要亦不足為公累也。

馮元成藝海洞酌兼論古今詩文雜著最為繁雜。其論詩

浮泛瑣屑。而實悟者少。間涉訓釋。大多穿鑿。至引古人

詩句。則又似全不知詩者。又意在師心。恥於宗古。故盛

推韓蘇而無所避。此中郎之先倡也。但其資高學博。故

於漢魏晉人大體間亦有得。

袁中郎論詩於雪濤閣。涉江詩。小修詩。同適稿。諸敘。洎諸

尺牘。其說為多。其論騷雅之變。至於歐蘇。無甚乖謬。至

論國朝諸公。惡其法古。於汪王論詩。謂為雜毒入人。

故一入正格。即為詆斥。稍就偏奇。無不稱賞。於吳中。極

貶昌穀。元美。而進吳文定。王文恪。沈石田。唐伯虎。諸人

以是壓服千古。難矣。予嘗謂漢魏唐人。自創立則長。倣

古人則短。國朝人倣古人則長。自創立則短。論者謂

漢魏不能爲三百唐人不能爲漢魏李杜諸公無古樂府既不能識通變之道謂國朝人多法古人不能自創自立此又論高而見淺志遠而識踈耳胡元瑞云詩至於唐而格備至於絕而體窮故宋人不得不變而之詞元人不得不變而之曲明不致工於作而致工於述不求多於專門而求多於具體云此論千古不易

袁中郎論詩其最背戾者如敘梅子馬詩云子馬謂往余爲詩一時騷士爭推轂今則皆戟手詈余矣余曰是公詩進敘小修詩云其間有佳處亦有疵處然余則極喜其疵處而所謂佳者尚不能不以粉飾蹈襲爲恨與張

幼于書云公謂僕詩亦似唐人然幼于之所取者皆僕似唐之詩非僕得意詩也近日湖上諸作尤覺穢雜去唐愈遠然愈自得意與友人論時文云公所謂古文者至今日而做極矣優於漢謂之文不文矣奴於唐謂之詩不詩矣獨博士家言猶有可取其體無沿襲其詞必極才之所至其調年變而月不同手眼各出機軸亦異以彼較此孰傳而孰不可傳也此言一出遂使狂妄不識痛癢之人咸欲匠心自得惡同喜異於是鹵莽淺稚怪僻奇衰靡不競進而雅道喪矣又凡於今人體製聲調類古者謂非真詩而鹵莽奇衰者反以爲真若是則

凡以古人自繩者。皆非君子。而縱情所欲。放僻邪侈者。反為君子也。又言平生最不喜面熟人。則父母兄弟妻子。皆所當棄。而惟魑魅是與耳。至言老子欲死聖人。莊生譏毀孔子。然至今其書不廢。荀卿言性惡。亦得與孟子同傳。彼既甘以老莊荀卿自喻。則亦自知非正論矣。又何辯焉。黃錫余謂中郎癡癖似李卓吾。得之。與前鄒

雪林詩序 一則參看

詩至韓白歐蘇。可稱大變。然其論則無不正者。蓋四子識見學力。實皆凌跨百代。但以其才大。不能束縛。故不得不然。袁中郎詩。奇詭者勿論。即成家者。不足為四子臣

僕。乃敢立論爾爾。詩道罪人。當以中郎為首。

予所交楚僧柴紫者。嘗從袁中郎遊。謂予曰。中郎意見雖僻。然於議論有不合者。意亦不甚迂。曰。彼自彼見。我自我見。乃知中郎立異。故為駭世。但世人受其籠絡。終不自悟耳。

鄒彥吉惠山園初成。予因遊二泉觀之。見其牆屋欄楯。事事皆異。正猶謝靈運衣物多改舊形制也。予詩源稍成。顧南宇欲為乞彥吉序。予心知不合。但言予詩源未成。成時當藉君乞序。南宇竟乞序歸。果不合予意。後見彥吉作沈淵淵詩序。及蕉雪林詩序。持論又正。推其意。以

為六朝晚唐。咸出古人。無一語可貶損。而靈運尤不宜
貶也。宜其與詩源不合耳。與論靈運未則及論
晚唐王建以下參看

趙凡夫彈雅。雖多反中郎。然信心自得。中亦有絕到之見。
其引予論四十餘則。彈射居半。彈射者。不必致辯。采錄
者。間署詩原。源二字。餘多不署其名。恐讀者不知。反以
予為盜襲。觀此。則他書混錄予言者可知。與凡例第
七條參看

詩源辨體卷三十六

總論

改定本

江陰許學夷伯清 著

六朝如昭明文選。徐陵玉臺新詠等。詩體雖有盛衰。而別
無蹊徑。選者又皆名士。故其詩無大謬。唐宋詩體既淆。
而蹊徑錯出。選者又非名流。故其詩無可傳。學者斷不
可以為典要也。

梁昭明文選。自戰國以至齊梁。凡騷賦詩文。靡不采錄。唐
宋以來。世相宗尚。而詩則多於漢人樂府。失之。又子建
淵明選錄者少。而士衡靈運選錄最多。終是六朝人意
見。且漢魏六朝體製懸絕。世傳文選以類分。而不以世

次。非昭明之舊。

說見十九首論中

今人知學選而不知辨。故其

體不純耳。譬之學古帖者。於鍾王歐虞褚薛諸子。亦須

各辨其體。學鍾不宜雜王。學王不宜雜歐虞褚薛也。故

學詩者。苟欲自成其家。必先於古詩定其世代。憲章漢

魏。取材六朝。而一歸於自得。庶可集其大成。初非雜用

漢魏六朝。而可集大成也。陸放翁言。文章最忌百家衣。

最是有見。

與論太白古詩歌行并三十四卷二十則參看

謝茂秦謂若蜜蜂歷

采百花。自成一種佳味。與花香殊不相同。使人莫知所

醞。此喻甚妙。予幼讀許少華世次選詩。因而有得。今世

傳太白等集。以登臨送別等為類。而不以體分。其法本

於文選。尤紊亂可憎耳。

徐陵玉臺新詠。自漢魏以至梁陳之詩。凡託男女懷思。及

語涉綺豔者。悉錄之。非選詩比也。故詩中一有佳人美

人等字。更不復遺。此直兒童之見耳。

唐人古文苑所編詩賦雜文。始於周宣。終於齊永明。皆文

選所不錄者。而偽撰者實多。按詩如蘇李錄別。雖非真

手。然亦非魏晉以下所能賦。則自宋玉相如而下。率多

假託。而體非純雅。學者識見未定。斷不可讀。

唐人搜玉集所選三十七人。共詩六十四首。皆初唐詩也。

而其人半不知名。蓋以官爵科名選也。且五言沈宋絕

少。而歌行復遺四子。其所選五言蓋六朝餘習耳。

國秀集秘書陳公。國子蘇公。囑芮挺章為之。所編自開元

以來迄於天寶三載皆盛唐詩也。

中有李嶠杜審言沈宋諸公雖皆初唐實

與開元相接

方巡采旁求。而陳公物故。挺章因遂絕筆。編其

見在者九十人。共詩二百二十首。其所選十數名家而外皆不知名。故其詩多不工。且選既主盛唐而李杜岑參不錄。高適亦止一篇。其所尚可知。陳蘇謂挺章曰。作者務以聲折為宏壯。勢奔為清逸。此蒿視者之目。聒聽者之耳。此蓋譏李杜也。尚足與較短長乎。

殷璠河嶽英靈集所選二十四人。共詩二百三十四首。止

於天寶十一載。皆盛唐詩也。按唐人五言古自有唐體

故盛唐自李杜岑參而外五言古多不可選。王昌齡體

雖近古而未盡善。儲光羲格雖出奇而不合。古其他體

製未純。聲韻多雜。未若李杜岑參。滔滔自運。體既盡純

聲皆合古耳。今璠所選五言古十居八九。中惟太白一

首。岑參二首。而子美不選。其序曰。王維。王昌齡。儲光羲

等。皆河嶽英靈也。此集便以河嶽英靈為號。是其所尊

尚者。實在昌齡光羲也。蓋亦羊棗之嗜耳。

元結篋中集。乃乾元二年。選沈千運。王季友。于逖。孟雲卿

張彪。趙微明。元季川。七人。詩共二十四首。皆五言古也。

而其人皆不知名其序曰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雅正吳興沈千運獨挺於流俗之中強攘於已溺之後凡所爲文皆與時異朋友後生稍見師效能似類者有五六人盡篋中所有總編次之命曰篋中集按詩至於唐律盛而古衰矣今元所選聲雖合古而制作不工乃云近世作者更相沿襲拘限聲病且以流易爲詞不知喪於雅正是於唐律一無足采而惟古聲是取耳豈識通變之道者哉若曰唐人古律混淆而錄千運等古聲以爲法庶幾近之

唐人選詩與今人論詩相背而相失之蓋詩靡於六朝唐人振之李杜古詩歌行爲百代之傑盛唐五七言律絕爲萬世之宗今搜玉英靈所采皆六朝之餘而篋中又遺近體此唐人選詩之失也詩至於唐衆體旣具流變已極學者無容更變今欲自開堂奧自立門戶爲索隱弔詭之趨此今人論詩之失也於此而知所反之斯有適從矣

高仲武中興間氣集

高適一字仲武卒於永泰此蓋大曆以後人

所選二十五

人詩一百三十二首皆中唐詩也而其人半不知名錢劉皇甫所選多非所長且中唐雖稱錢劉而錢實遜劉

言淵苑骨 卷三十六
郎士元皇甫諸君抑又次之。仲武進錢郎皇甫而獨抑劉。背戾滋甚。其論錢起皇甫冉賞其新奇。至論劉則曰詩體雖不新奇。甚能鍊飾。是豈可以論大曆乎。若朱灣詠物最爲惡俗。乃云灣於詠物尤工。豈以惡俗爲新奇耶。灣如詠籠籌云。獻酬君有禮。賞罰我無私。莫怪斜相向。還將正自持。一朝權入手。看取令行時。詠雙陸頭子云。掌中猶可重。手下莫言輕。有對惟求敵。無私直任爭。詠壁上酒瓢云。安身未得所。開口欲從誰。應物心無倦。當壚柄會持。等句。惡俗尤甚。仲武以之入選。其賞鑒可知。

元和中。學士令狐楚所編御覽詩一卷。凡三十人詩二百八十九首。按盧綸墓碑。詩三百十一篇。而此纔二百八十九首。則中有散逸矣。予初見御覽詩。以爲皆初盛唐臺閣冠冕之製。及讀其詩。乃大曆以後人。不知名者居半。且其詩多纖艷語。而實非正變。僻調亦往往見之。毛晉云。章武帝命采新詩備覽。學士彙次名流。選進妍艷。短章三百有奇。則斯集可知。

姚合極玄所選二十一人共詩一百首。中計五言古仄韻二首。五言排律三首。五言絕八首。七言絕三首。餘皆五言律也。其去取之意漫不可曉。盛唐止王維三首。祖詠

言波苑骨 卷三十一 五
五首其他皆大曆以後詩耳。且排律三首而有李端朱
戶敞高扉七言絕三首而有朱放知君住處足風烟則
尤不可曉云。自題云。此詩家射鵰手也。合於衆集中更
選其極玄者。庶免後來之非。其自信乃爾然以較搜玉
國秀英靈間氣御覽才調等集風調猶有可觀者。蓋挺
章殷璠仲武令狐楚韋穀本非詩人。合雖淺僻實亦詩
人之列也。

韋穀才調集

唐末人

所選唐人

古律歌詩

凡一千首中如元

稹李商隱溫庭筠韋莊各五六十篇而佳者多遺高岑
王孟諸公僅見一二而又非所長至不知名者十居二

三晚唐怪惡亦每每而見自題曰暇日因閱李杜集元
白詩其間大海混茫風流挺特遂采撫奧妙并諸賢達
章句云云今所選杜又不錄豈以元白爲有調杜反爲
無調耶若太白長干行乃晚唐人詩劉長卿垂柳拂金
堤乃薛道衡詩也

搜玉國秀英靈篋中與間氣御覽極玄才調復相背而失
之搜玉國秀英靈篋中當極盛之時而選者不知尚間
氣御覽極玄才調當旣衰之後而選者不知返使當時
一二大家名士爲之當必有可傳者。

王介甫百家詩選予搜訪多年尚未有見今姑采滄浪得

言詩苑卷三十一
華之說以補之。嚴滄浪云：王荆公百家詩選，蓋本於唐人英靈間氣集。其初明皇德宗、薛稷、劉希夷、韋述之詩，無少增損，次序亦同。孟浩然止增其數，儲光羲後方是荆公自去取。前卷讀之，盡佳，非其選擇之精。蓋盛唐人詩，無不可觀者。至大曆以後，其去取深不滿人意。况唐人如沈、宋、王、楊、盧、駱、陳、拾遺、王維、韋應物、劉長卿、諸公，皆大名家。李、杜、韓、柳，以家有其集，故不載。而此集無之。荆公當時所選，當據宋次道之所有耳。其序乃言：觀唐詩者，觀此足矣。豈不誣哉！今人但以荆公所選，斂衽而莫敢議，可歎也。已上皆滄浪語馬得華云：王荆公號稱知言，而

一 百家選，偏得晚唐刻削為奇。盛唐冲融渾灑之風，在選者，曼曼焉無幾。他蓋可知矣。已上皆得華語

洪魏公邁所編萬首唐人絕句，取諸家集中五言、六言、七言，并傳記所載郭茂倩樂府，與夫小說偽撰及凡仙鬼之作，而輯成之。而真者尚有所遺，又其中有異名重出者，有彼此誤入者，有雜於六朝者，有從郭氏刪古律為絕句者，有古歌七言用四平韻及兩平兩仄者，趙凡夫黃伯傳詮次釐正，削其前失，復增入數百篇。然何仲言五言尚係之晚唐，劉長卿諸人五七言猶自古詩中摘出，其異名重出，彼此誤入者尚多。至古歌四平韻及兩

平兩仄與夫小說偽撰及凡仙鬼之作尚復不刪正猶
陳蕙之竄正廣文選耳見後但其所載中唐以後之詩今
諸家集中多闕故知今所傳者多非全集。

祝君澤古賦辨體采屈宋兩漢三國六朝唐宋人諸賦辨
其體制之不同又取古今雜著近乎賦者以爲外錄其
辨以爲騷人之賦與詩人之賦雖異然猶有古詩之義
詞雖麗而義可則宋王唐勒而下則是詞人之賦詞極
麗而過淫蕩又云俳體始於兩漢律體始於齊梁至宋
則以文爲賦其論甚確當是賦家一善知識但其中又
以荀卿諸賦參入不免甚誤後學耳。

劉須溪詩統予亦未見今采用修元瑞之說以補之楊用
修云世以劉須溪爲能賞音爲其於選詩李杜諸家皆
有批點也余以爲須溪元不知詩其批點詩首云詩至
文選爲一厄五言盛於建安而勃率爲甚此言大本已
迷矣須溪徒知尊李杜而不知選詩又李杜之所自出
余嘗謂須溪乃開剪裁羅段鋪客人元不曾到蘇杭南
京機坊也又云劉須溪所選古今詩統亡其辛集一冊
諸藏書家皆然余於滇南偶得其全集然其所選多不
愜人意可傳者止十之一耳已上二說皆用修語胡元瑞云劉辰
翁雖道越中庸其玄見邃覽往往絕人自是教外別傳

言沈辨骨 卷三十一
騷場巨目。又云。劉辰翁評詩有絕到之見。然亦時溺宋人。

周伯弼三體唐詩所編乃七言絕及五七言律也。絕句之法有實接虛接。前對後對。拗體側體等。律詩之法有實四虛前。虛後實。前實後虛等。最爲淺雅。且初盛中唐間得一二。餘皆晚唐詩。蓋亦不足觀矣。

方虛谷瀛奎律髓其序乃元世祖至元癸未作。采唐宋五七言律以登覽朝省等。爲類凡四十九卷。每卷首多錄陳杜沈宋之詩。故多有可觀。中錄晚唐實無足取。後采宋人過半。讀之頗爲悶絕。大意兼詩話爲之。然於正體

多不相及。而於許渾尤加詆毀。是以新奇意見爲主。而不以音節氣格爲主也。其錄黃陳諸子聲調多偏深晦爲甚。詳見宋詩論中其盛推黃陳皆屬夢語。中旣詆許渾。而他

類渾者又取之。蓋習於宋人議論而實無已見。然則陳杜沈宋之取。特借以壓服人心。至子美僻調亦多錄之。乃挾天子以令諸侯耳。學者識見未定。斷不可觀。十三卷以後議論愈謬。且以茶酒梅花雪月係於前。而以陵廟邊塞旅况遷謫係於後。尤爲謬甚。嚴滄浪云。唐人好詩多是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蓋此公與此題初不相契也。其序曰。瀛者何。十八學

言源辨體 卷三十六
士登瀛洲也。奎者何五星聚奎也。斯登也。斯聚也。而後八代五季之文弊革也。讀之可發一笑。其所選多非作者。姑不暇論。

元遺山唐詩鼓吹所選盡七言律。起於柳宗元劉禹錫。中復參以開元大曆數子。餘皆晚唐詩也。然晚唐纖巧者僅十之一。而鄙俗者居十之五。至杜牧皮陸怪惡靡不盡錄。蓋選詩最陋者。昌伯麀云。或謂鼓吹三體可供小兒號嘍。余曰不然。穢習一染。恐來生猶洗不去。已上皆伯麀語然二集至今猶行者。蓋以所選皆律。而中復有註釋可觀。故初學者好之耳。三體較鼓吹。三體卑。鼓吹陋。

元遺山元初負盛名。其詩雖有晦僻。而怪惡鄙俗處則無。其古詩歌行實多可觀。至論詩絕句三十首。又皆中的。觀其所編中洲集。雖多出晚唐。亦無怪惡之調。則鼓吹疑為書肆假託。鼓吹載郝天挺註釋。按中洲集云。好問遺山十四五。先人令陵川時。從先生學舉業。則天挺乃遺山前輩。安得註釋鼓吹。前有趙子昂序。不見本集。疑亦偽撰。如范德機木天禁語詩學禁齋。虞伯生杜律。虞註楊用修胡元瑞俱以皆出是時也。虞註乃張伯成註

楊伯謙唐音。自言得諸家唐詩。手自抄錄。日夕涵泳。審其音律。正變。擇其精粹者為始音。正音。遺響。總名唐音。故

其選詳初盛而畧中晚選唐詩者至是始爲近之首以
初唐四子爲始音而不名古律最當然盛唐五言古取
儲光羲王摩詰孟浩然而捨岑嘉州則似全不知古晚
唐七言律以李商隱許渾載諸正音則於律詩正變亦
未有得也至若五言律排律有沈佺期而無宋之間當
是未見其集耳

吳敏德文章辨體首古歌謠次古賦次樂府古詩歌行次
文章諸體四十六名外集則連珠判律賦律詩排律絕
句聯句雜體詞曲句賦一遵祝氏文則述其源流辯其
體制參前人之說而總裁之多有可宗詩道聽塗說而

實無一斑之見首卷以荀卿諸詩附入畧不識詩之面
目四言謂淵明突過建安退之元和聖德詩膾炙人口
其論出於宋人淵明雖本風雅而自爲一源退之則有
韻之文耳且以樂府古詩歌行入正集以律詩排律絕
句入外集又爲大謬中論排律以老杜贈韋左丞爲法
則於古律之體且不能辨尚足與言詩乎贈韋左丞卽
純袴不餓死
乃古詩雜用律體詳
見盛唐總論第二則

高廷禮唐詩品彙謂唐宋以來選唐詩者立意造論各該
一端僅取楊伯謙唐音而復有所詆故其選較諸家爲
獨勝至其所分有正始正宗大家名家羽翼接武正變

言流苑骨 卷三十六
餘響之目似若有見而實多未當。如初唐五言古以太宗虞魏王楊盧駱沈宋諸公爲正始。既已大謬。而五言律排律復以太宗虞世南諸公及陳杜沈宋爲正始。則又無別。至五七言古以太白爲正宗。子美爲大家。既淺之乎知李。而以韓退之孟東野李長吉王建張籍爲正變。是亦豈識正變耶。且於元和以後多失所長。又未可名品彙也。

廷禮復於品彙中拔其尤者爲唐詩正聲。既無蒼莽之格。亦無纖靡之調。而獨得和平之體。於諸選爲尤勝。胡元瑞謂於初唐不取王楊四子。於盛唐特取李杜二公。於

中唐不取韓柳元白。

謂柳律詩

於晚唐不取用晦義山。非凌

駕千古膽。超越千古識。不能也。此論甚當。但所取五言古雜用律體者衆。既未可名正聲。而五言律於初盛唐雖得其風神而不先其氣格。終未免小疵耳。

康文瑞雅音會編。取英靈三體。鼓吹唐音正聲等選。及李杜韓全集。摘其五七言律絕。依韻編次。僅可爲初學之資。未可供諸大方也。然諸家全集。既不及收。而唐宋諸選。又不及錄。且以鼓吹所選混入。不免甚誤初學耳。

劉梅國廣文選。上自唐虞。下迄齊梁。采昭明所遺詩賦雜文。凡千有七百九十六篇。其選擇冗濫。彼此誤入。真偽

相雜。無論而變題各出姓名舛錯。每每不一。蓋徒較篇目增入而於諸詩文實未嘗經目也。呂氏序文謂梅國幾二十年始成是書不知二十年之功何所用耶。田子藝嘗論之得其數節而已。未能盡也。子藝曰張協結字窮岡曲。文選已收入雜詩。而此云招隱魏文帝置酒坐飛閣。文選本江淹雜體。而此直云文帝遊宴。按集中如李陵從軍劉楨感遇王粲懷德。諸篇皆江淹雜體也如古辭驅車上東門冉冉孤生竹。昭昭素明月之類。率皆重出不可枚舉。又文帝堯任舜禹一篇。本集八卷作歌魏德。十二卷又作秋胡行阮嗣宗碑。本嵇叔良撰而誤作叔夜。係之嵇康。中山王撰文。

木賦乃以文為中山王名而題云木賦。南宋人王微撰詠賦乃以宋王微作宋玉而題作微詠賦。不直一笑。上巳子藝語嗣後陳蕙復加竄輯刪去二百七十四篇。增入三十篇。而於誤處復不能正其所刪者。又以焦仲卿等當之。是以梅國正梅國也。則又奚足辯哉。

馮汝言漢魏六朝詩紀抄本。乃牧蒲之日。延庠生史喬科搜括為之。上遡太古。下迄有隋。凡宗廟朝廷鄉黨閭巷詩歌篇什靡不收錄。使人各相屬而不以類分。其功甚偉。但世次稍紊。真偽相雜。或彼此誤入不能辯證。蓋功多而識淺耳。其孫珣萬曆壬子年改刻而未盡正。

張玄超唐詩類苑自天文地理帝王職官以至禮樂文武人物居處器用技藝草木蟲魚盡唐人之詩以類相屬凡二百卷然亦可為初學之資未可供諸大方也善乎馮元成序之曰以事類者零星小便非全犧純駟矣學者何取乎取其給青箱之膏藂而資錦囊之咄嗟便於初機云爾已上元成語及考諸家全集尚多有遺至或彼此誤入變題各出及太白集中偽撰者既不能辯而小說中仙鬼之詩又多錄之自是大病使元超以此功力加之以精密為全唐詩紀以繼汝言之業斯可為不朽矣李于鱗古今詩刪首古逸詩次漢魏六朝樂府次漢魏六

朝詩次唐詩次

國朝詩其去取之意漫不可曉大要

黜才華尚氣格而復有不然姑摘其最異者如漢魏詩

錄栢梁臺聯句及應璩百一後二首而曹劉佳者多遺

長篇取蔡琰悲憤而遺焦仲卿日暮秋雲陰乃六朝人

詩不能辨也唐五言古感遇不取陳子昂而取張九齡

七言歌行高適取十二篇而岑參五篇孟浩然一篇不

取鹿門歌而取送王七尉松滋七言律太白一篇取鳳

凰臺而遺送賀監國朝詩則伯溫多而季迪少五言

古季迪止短篇二首而七言不錄獻吉七言古止三篇

其二為初唐體仲默有六篇而初唐體不錄五言律仲

言源辨骨 卷三十六 定本
默三十首。多非所長。昌穀止一篇而已。其他不能悉論也。王元美云。始見于鱗選。明詩余謂如此。何以鼓吹唐音。及見唐詩。謂何以衿裾古選。及見古選。謂何以箕裘風雅。乃至陳思贈白馬。杜陵李白歌行。亦多棄擲。豈所謂英雄欺人。不可盡信耶。

李于鱗唐詩選較詩刪所錄益少。中復有詩刪所無者。其去取之意。亦不可曉。元美元成既嘗論之。而敬美之序亦寓詆諷。如太白五言古止錄長安一片月。子房未虎嘯二篇。七言古止錄黃雲城邊木蘭之柹二篇。若以此法選李。是欲擾龍而縛虎也。初唐五言律沈宋爲正宗。

今宋止錄二篇。而沈不錄張燕公五七言律各三篇。可無錄也。其他謬戾頗多。不能一一致辯。今初學但以于鱗所選。輒尊信之。實以于鱗名高一代。要亦未覩諸家全集耳。胡元瑞云。于鱗選唐詩。與已作畧無交涉。英雄欺人。不當至是。

嘗與黃介子伯仲言于鱗選唐詩。似未覩諸家全集。介子伯仲曰。向觀于鱗詩選。所錄不出品彙。如品彙五言古以崔署爲羽翼。故次韋柳名家之後。七言古張若虛衛萬。無世次可考。故次餘響之後。駱賓王以歌行長篇。故又次張衛之後。今于鱗既無分別。而次序亦如之。是可

言源辨體 卷三十六 五
定本
證也。予因而考之信然。

予嘗謂選詩者須以李選李以杜選杜至於高岑王孟莫不皆然若以已意選詩則失所長矣故諸家選詩者多任已意不足憑據若于鱗詩選又與已作畧無交涉良可怪也

于鱗詩選其害甚於中郎伯敬蓋中郎伯敬尚偏奇黜雅正一時後進雖爲所惑後世苟能反正其惑易除于鱗似宗雅正而實多謬戾學者苟不覩諸家全集不免終爲所誤耳孔子惡似而非予於于鱗亦云

臧顧渚古詩所兼漢魏六朝唐詩所先初盛後中晚其例

首樂府次雜詩古意送別贈寄酬和宴集登覽以類相從愚按漢魏六朝體制相懸初盛中晚氣格亦異今不以代分而以類相從一惑也樂府與詩漢人雖有不同然自子建士衡已甚失之玄暉元長簡文而下樂府與詩畧無少異今於唐人無論五七言古律絕句但具樂府之名者則入樂府以別於詩二惑也贈寄酬和題雖不同而體則無異今不以體類而以題類三惑也如魏徵中原還逐鹿一篇一作出關一作述懷顧渚失於考校以出關入樂府以述懷入古詩予謂其體果爲樂府則不當入之古詩其體果爲古詩則不當入之樂府然

則樂府與詩顧渚亦不能辨也。非徇名而失實耶。惟訛字多所考證。差快人意。

三百篇至漢魏其風雅頌流派。予既詳辯之矣。自唐而後則有五七言古律絕句。故後世編唐詩者。但以五七言古律絕句分次而不分風雅頌。蓋作者但有意於爲古爲律絕。而無意於爲風爲雅頌耳。近觀程全之唐詩緒箋。分風雅頌而不分古律絕。紊亂厥體。無益詩道。且欲以郊廟四言箴賦雜作與五七言古律絕句合而並傳。此勢之必不行者。學者姑置之可也。

古律絕句詩之體也。諸體所詣詩之趣也。別其體斯得其趣矣。康文瑞張玄超臧顧渚程全之。既不別詩之體。烏能得詩之趣哉。

鍾伯敬譚友夏合選詩歸。自少昊至隋十五卷。自初唐至晚唐三十六卷。大抵尚偏奇。黜雅正。與昭明選詩一一相反。首古逸詩二卷。首篇乃少昊母皇娥歌。及他黃帝兵法。許由箕山歌等。皆七言也。以爲真僞存而弗論。次漢魏則樂府多而古詩少。乃至焦氏易林。及凡仙鬼之作。亦多錄入。鍾云。今非無學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極。膚極狹。極熟。便于口手者。以爲古人在是。故魏人五言。曹王僅見一二。而公幹不錄。晉人五言。潘陸僅見一二。而

景暘不錄。正以諸子五言為膚熟便於口手者耳。然則

十九首。蘇李之選。乃古今名篇。不得不存。初非真好也。

又凡於生澀拙朴隱晦訛謬之語。訛謬者如曹子建輕裾隨風還裾。訛為車

往往以新奇有意釋之。尤為可笑。大都中郎之論意在

廢古師心。而鍾譚之選在借古人之奇。以壓服今人耳。

詩歸如漢武落葉哀蟬曲。劉越石胡姬年十五等。俱偽而

入錄。其識為淺。如朱穆絕交詩。程曉嘲熱客等。最鄙而

入錄。其識為陋。若王仲宣從軍詩首句云。朝發鄴都橋

暮濟白馬津。最為軼蕩。子美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

實倣之。譚云。恨不將此等語。為今人熟便者。盡抹之。三

秦民謹甚幻。謹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鳥樞勢與

天通鍾云似識似銘似記。置心口間。可救膚近之氣。白狼

王歌。悉為夷語。譚云。妙在無中國淹熟之氣。無文人摹

擬之象。嗟乎。人心至此。世變可知。有志者。堪為慟哭。

詩歸於唐詩。取捨不能一一致辯。姑論其最謬者。五言近

體。王楊盧駱。惟楊聲體稍純。今惟楊不錄。初唐五言古

其體甚雜。今於沈宋諸人。每多錄之。且云五言古唐人

先用全力付之。而諸體從此分。陳子昂張九齡。感遇雖

出阮嗣宗。而遠不逮鍾盛。推子昂九齡。而獨黜嗣宗。盛

唐五言古。惟李杜為詣極。其餘諸人體實多雜。今所采

言淵辨骨 卷三十一
王維王昌齡儲光羲常建最多譚云唐人神妙全在五
言古太白似多冗易非痛加削除不可此類顛倒殊甚
且於太白集中偽撰者既不能辯而於蜀道天姥又皆
削之是其生平好奇特字句瑣屑之奇耳非變化不測
之神奇也

古今好奇之士多不循古法創爲新變以自取異然未嘗
敢以法古爲非也至袁中郎則毅然立論凡稍近古者
掊擊殆盡然其意但欲自立門戶以爲高而於古人雅
正者未嘗敢黜也至鍾伯敬譚友夏則凡於古人雅正
者靡不盡黜而偏奇者靡不盡收不惟欲與一世沉溺

且將與漢魏唐人相胥爲溺矣鄒彥吉最稱好奇及見
詩歸曰不意世間有此大膽人

袁中郎之說極爲詭幻然不過載諸其集初未嘗有成書
也伯敬友夏則定爲詩歸以爲法實以一時宗尚不敢
置喙故縱心至是不知宇宙之大萬世公論自在使此
一書不行固爲無益若行適足資後人口吻耳後世豈能
以科名官爵服人耶

中郎論詩鍾譚選詩予始讀之而懼既而喜蓋物極則反
易窮則變乃古今理勢之自然三子論詩選詩悖亂斯
極不能復有所加雅道將興於此而在孟子曰天下之

生久矣一治一亂

或問予子既能辯古今人詩又能辯諸家論詩選詩得失今試舉古今人詩果能辯為古人今人否曰予弱冠時初讀唐詩正聲後見友人扇錄東山布衣明古今一篇予以為類高達夫詩既而檢達夫集得之後十餘年畧涉宋詩友人出茶具示予上有銘云春風飽食太官羊不慣腐儒湯餅腸搜攪十年燈火讀令我胃中書傳香予曰惜哉美器無是銘可也然必山谷詩句耳既而檢山谷集良是此皆予之足自信者至若國朝高季迪

五言古學李杜李獻吉**五言律學**初唐子美李千麟

府及**五言古學**漢魏何仲默徐昌穀**五七言律學**盛唐有逼真者使予未覩諸家全集固不能知為今人之詩又如大曆以後集中已多庸劣之句開成而下復有村學堂最狠下語使或摘以為問予亦安能知為唐人詩耶

予作辯體成或問是書必行乎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古今說詩者惟滄浪元美元瑞為善而予於三子不能無辯即三子而在未肯降心以相從也况他十駁其八九中初學之病根觸時人之忌諱意既懇至語復嚴切其不訕而詈者幸矣敢望其必行乎然予所論皆

古今自然之理。中正之路。非一人之私智。曲士之偏識。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終不能以好惡亂其真耳。又安能必其不行乎。苟是書之行也。予既開鑿而導引之。後必有繼起而相應者。倘能檢予之疎節。發予之未備。乃是書之羽翼也。如或踵襲故弊。抵牾予言。為曲學左袒。則又是書之大厄矣。此係詩道之興衰。非人之所能為也。

佛